

黄佐临谈莎士比亚戏剧戏曲化(下)

◆ 秦来来

事实上早在 40 多年前,也就是上个世纪 40 年代,佐临先生曾经导过《麦克白》,那是李健吾先生的改编本,有意思的是,那时他就把莎翁的戏的时代背景换成我国“五代”时期,主人公改名叫王德民。那个时期也确有其人,根据这个事件,借用《麦克白》的样式来演的。那时是苦干剧团,由石挥、丹妮两人主演男女主人公。

佐临先生说,“可以说,我从 50 多年前开始研究莎士比亚,就有这个愿望:用中国的古老的戏曲艺术,来表现外国的古老的戏剧,它的表现力会更强烈。这次《麦克白》由郑拾风同志编剧,他对昆曲很内行,以前写过《蔡文姬》《钗头凤》,对昆曲改编很有经验,用哪个曲牌演唱很内行,他是个很有才华的诗人。他的改编本是这次《麦克白》能演出的关键。莎写的是个诗剧,用诗来写,文字上非常考究,非常有表现力的。经过郑拾风的手笔,昆曲的唱词在文字上很考究,很能表达莎的思想感情,而且还是我们中国的文字来表达。”

除了中国戏曲丰富的表现手段,可以让演员在舞台上纵横驰骋,佐临先生让戏曲来演莎士比亚,是因为他受了刺激才产生了这个想法。他说,“我是在西方学的戏剧,西方对中国戏曲太无知了;不但无知,而且态度令人难以接受。他们对世界各国的戏剧都给以评价,唯独认为中国的戏曲没有学术价值,是很低级、很原始的东西。在外国人编的《世界戏剧史》中,把中国戏曲说得一文不值。那是在(19)20 年代,不像今天 80 年代,全世界对我国的戏

曲评价都很高。20 年代,帝国主义对我国戏曲很蔑视、轻视,是不符合艺术家应有的风度的,态度是很不对的。他们对中国戏曲的蔑视、轻视,那种傲慢的态度,伤到了我的民族自尊。他们不是随随便便说说的,而是写在书上的。”

昆剧《麦克白》的表现力更强、更感人

这就是佐临先生为什么要把莎翁的作品用中国的戏曲来表现的原因:他要让全世界的人知道,中国戏曲的表现力比西方的更强一些,更能表达莎士比亚要求表现的思想感情。

昆剧《麦克白》的导演是李家耀,佐临先生是这个戏的艺术指导,佐临先生说,“我们都是搞话剧的,李家耀导过几个越剧,我没有导过任何戏曲,对戏曲可以说是一窍不通。可是我喜爱戏曲,昆团的那些演员都是科班出身,演员水平很整齐,两个副导演也是这个团的两个科班出身的,一个武生、一个丑角,也很会出点子,我们跟昆剧团主要演员的合作非常好,在这种合作下很愉快。”

这个戏集中排练只用了一个月,在排练前佐临先生跟剧团的演员们(包括音舞美)一起做案头工作有二个月,怎么处理人物、处理剧情、处理中西融合……都在一块儿谈。谈话资料整整录了四盘磁带,作为昆剧团的资料。

佐临先生对演员们也是赞不绝口,“我认为计镇华,张静娴都是好演员,唱念做打都拿得起来,理解力也非常强。我们怎么谈要求,他们都能接受,非常用功,有自己的创造力。”



按照郑拾风先生的改编本,这个戏共有九场。因为赶着参加莎翁戏剧节的缘故,时间提前了半个月,所以参加演出时只排了五场。佐临先生希望等昆团四川演出回来再排全部。当时的市委宣传部领导丁锡满同志也希望昆团排出全剧,并鼓励他们到首都去演出。

按佐临先生的讲法,当时的那次演出带有试验性,由于昆剧团的努力,演出得到了观众的接受。佐临先生自己连看了三场,观众反应好,“没有‘抽签’(指观众中途退场),没有打呵欠。平时一般演出昆曲来说,一大段唱,慢条斯理的,唱词又是文质彬彬的。这次郑拾风的改编,既具有文学价值,同时通俗易懂。这样各方面组合起来,得到了观众的批准。”佐临先生高兴地说:“昨天吴雪(戏剧家、原文化部副部长。创作导演并演出了《抓壮丁》,导演了《傀儡之家》《雷雨》《伪君子》《上海屋檐下》等 10 多个剧目——作者注)带了个艺术学院毕业的学生来看《麦克白》,这个学生本不愿意看昆剧(这也代表了好多青年的想法),是

让吴雪硬拉来的。”佐临先生得意地说,“看了以后他大吃一惊,发现了中国戏曲的艺术价值和表现力。我希望通过这次戏剧节活动,不仅打开莎翁走向中国的舞台,而且能爱上中国戏曲。这次中西结合是一个收获,拓展话剧、发展戏曲,都起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我们的“莎剧节”达到了很高的水准

这届戏剧节,共有五个戏曲“莎剧”,佐临先生说,“我看了两出,就是昆剧的《麦克白》和越剧《第十二夜》;还有三个我没看。越剧《第十二夜》是个艺术品,但我不赞成演员‘穿洋装’演出。在中国演,还是穿自己的传统服装好。北京的京剧《奥赛罗》我不可能看了,因为它在北京演出,前三年就上演了,我很关心这个戏,因为它的上演跟我一贯的想法——用中国戏曲来演莎士比亚很吻合。苦于我没有机会去北京,没机会看了。”

对于我国举办的这届“莎剧节”,佐临先生给与了高度的评价,

细说孙中山家族

沈飞德

49.相聚香港

上世纪 60 年代,蒋介石为了进一步树立自己所谓“正统”形象,想把孙中山的后人网罗到台湾,在政治上加以笼络,生活上给予优待。1965 年,孙科“捐弃前嫌”以出席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百年为名回到台湾。同样,蒋介石在关键时刻也没忘记在澳门的孙婉。

1968 年(一说 1969 年)初,蒋介石获悉孙婉在澳门生活艰苦,由梁寒操代表国民党给孙婉汇款一万元港币,并邀请孙婉和女儿戴成功移居台北阳明山,安度晚年。孙婉面对蒋介石的关心,于 2 月 15 日写信向蒋介石表示感谢,推说自己年老体病,移居困难,加以婉拒。蒋介石对此无可奈何,后来表示改为就地赠金建屋。孙婉致蒋介石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曩在髫龄,随侍先总理于众中遥见风颜,反掌五十年……先夫溘逝,绿凋红碎,丝罗失依,仅一孀女,相依为命。屯遭方亟,忽荷矜育,厚加存恤,海谊山恩,曷胜感戴。重洋间隔,瞻拜难期。谨奉尺书,先申远谢!

上述信中需加说明的有二:一是孙婉在致蒋介石的信中,落款为“戴孙婉”。对孙婉的名字,史书一直记载不同。据余齐昭女士在《孙中山两女名考》一文中说:“孙婉之名由其父孙中山所取无疑,但后来她确改名为婉,证据之一是 1968 年 2 月 15 日她致信蒋介石时,落款是‘戴孙婉’;其次,1981 年 6 月 25 日,孙婉女儿戴成功女士告知笔者,其母名婉。”二是蒋介石所谓的就地赠金建屋之事并未落到实处,真实原因并不清楚。

孙婉托辞婉拒蒋介石的邀请赴台是识大局的明智之举,也反映了中共对孙中山后人统战工作的成功。据王弘之先生见告,新中国成立以后,尽管国内经济处于恢复阶段,十分困难,上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又逢三年困难时期,但党和政府始终没有忘记定居澳门的孙中山先生家人。周恩来总理通过宋庆



龄对孙婉的生活给予照顾。为此,澳门的中资机构南光贸易公司每月贴补孙婉三千元港币生活费。

1969 年冬,王缵蕙与母亲通信四年多后相约在香港见面。

据司徒倩回忆,戴成功收到王缵蕙要来香港见生母的信后,不太愿意让同母异父的姐姐与母亲见面。因为母亲身为戴家人,突然之间出现一个姓王的女儿,生怕被外界知道,有损戴家的声誉。因此她心里充满矛盾,情绪极为不安。善解人意的司徒倩劝说道:“这件事不能隐瞒母亲,她为了一双儿女盼望了几十年,千山万水,好不容易才找到,如果是您的遭遇,那您又如何呢?”虽然戴成功感到司徒倩的话有道理,不再反对,但心里的疙瘩仍难解开,不愿自己回信,而是请司徒倩办理联系事宜。

早在一年前,司徒倩在香港天后庙道 158 号云峰大厦买了一套宽大舒适的房子,由于孙婉澳门家中地库发现白蚁,孙婉母女应邀搬到香港司徒倩的云峰大厦居住。

王缵蕙到香港那天,孙婉嘱戴成功与司徒倩一起到码头迎接失散半个多世纪专程从台湾来香港相认的女儿。

54 岁的王缵蕙离开母亲时才 3 岁,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岁月,母女相见彼此根本不认出了,王缵蕙也不认识同母异父的妹妹戴成功。怎么办?王缵蕙想到母亲平生最喜欢紫罗兰,就约定那天到香港自己穿紫罗兰旗袍,双方还都拿着照片以便辨认。

当时台湾经济萧条,乘飞机到香港票价太贵,为了节省开支,王缵蕙决定从基隆乘船赴港。那天,丈夫和儿子到码头相送,到台湾后从未独自出过远门的王缵蕙,心情复杂地告别亲人。经过两天一夜的颠簸,终于踏上了香港的土地,在西湾货仓码头见到前来迎接的妹妹戴成功和母亲的干女儿司徒倩。

年逾古稀的孙婉在云峰大厦司徒倩的寓所静静地等候日思夜想的女儿到来。当母女俩见面时,就相拥抱头痛哭,用泪水冲洗离别半个多世纪的相思之苦。戴成功生怕母亲情绪过于激动影响身体,在旁边陪伴着母亲,不时劝慰着母亲。

孙婉端详着女儿,第一句话是:“王家待你好不好?”

10.帮人刷马桶的广东嫂嫂

那时候腓纶袜还很稀奇,价钱也贵,但是很牢,不像棉纱袜,几乎就是穿一次补一次。小皮匠就是嫌补袜子麻烦,才花血本买了腓纶袜。

我们的衣服破了,都是倒马桶的广东嫂嫂替我们补的。当然,作为交换,广东嫂嫂的鞋子坏了,小皮匠为她修,负责到底。

广东嫂嫂也是个寡妇。大清早,天还没有亮,广东嫂嫂就出场了,在弄堂里帮人刷洗马桶。同和里大部分人家都自己洗刷马桶。比如芋芳头家的马桶,就是芋芳头的大阿姐洗刷的。拖鼻涕家的马桶,是摆剃头摊的江水英自己洗刷的。听说曹菊芬家的马桶,是曹菊芬洗刷的,这个小娘皮很倒霉。我娘死后,小皮匠就把马桶卖给箍桶的了。我和小皮匠都到黄河路那边的公共厕所去方便,十万火急的时候,就用痰孟罐。毛头和我一样,也不用洗刷马桶,他有两个姐姐,再轮也轮不到他,即使是候补也轮不到他,他还有个妹妹囡囡。同和里那些家里经济条件稍微好点的,都付钱请广东嫂嫂刷马桶。其实那几家经济条件也好不到哪里去,多半是因为那几家的女人喜欢装模作样,装文雅,摆架子,觉得拿了把马桶刷子在家门口哗啦啦啦啦刷马桶,扔台。

到了下午,广东嫂嫂便会推着一辆装滑轮的小车,过马路,穿弄堂,卖小钵斗甜酒酿。广东嫂嫂总是推到比较远的地方去卖,附近的人知道这种甜酒酿是刷马桶的手做出来的,不会买的。我常常怀疑到我们这里来卖甜酒酿的小脚老太,在她住的地方也是帮人刷马桶的。推到远的地方去卖,别人不知道你的底牌,看看广东嫂嫂人长得清清爽爽,大家都来买她的甜酒酿,买不到的还叫她:“明朝再来噢!”

偶尔,吃了晚饭,广东嫂嫂会来我家坐一会,顺便帮着缝缝补补,和小皮匠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苏北人同广东人聊天,就和非洲人同越南人聊天差不多,场面很热闹,但基本上都是各说各的。后来还是广东嫂嫂本事大,采取主动,努力向苏北方言靠拢,说一口广东腔的苏北话,使得沟通顺畅多了。广东嫂嫂说话喜欢打比方,估计小皮匠也听不全懂,反正是

听了就打呵欠。

有一次,广东嫂嫂一边补衣裳,一边说:“一个男人,没得家主婆,就像一只蟑螂,一只烂在烂泥里的山芋,发臭。你看你们,这个日子过得,乖乖龙的咚。要是家里有个女人……”小皮匠说:“凑合着过呗。”广东嫂嫂便说:“哎哟喂,哪能凑合一辈子啊。男人和女人,就像一条鱼和一只猫,鱼想给猫吃,猫也想吃鱼。要是把鱼吊在房梁上,乖乖,猫吃不到鱼,猫饿瘦了,皮包骨头,鱼也发臭了。有个女人多好,知冷知热的。找女人千个不能找狐狸精。女人长得好看有什么用,又不得当饭吃。找个狐狸精进门,你有得吃苦头了。”广东嫂嫂此话似乎另有所指,随即话锋一转,“找个像我一样勤快的女人,而且年龄还要比你大一两岁,保管把你服侍得妥妥帖帖适适意意……”广东嫂嫂说这番话时,眼睛里像有火苗蹿出来,而且说到一半就刹车了,留下一个悬念。小皮匠在这个当口,会找个借口走出去。广东嫂嫂长得不难看,但年纪要比小皮匠大几岁,小皮匠那个时候心思还都在江水英身上,所以不接广东嫂嫂的腔。

有点扯远了。再说那天我正在洗袜子的事烦恼,隔壁的毛头来找我玩斗兽棋。我说:“等一会再下棋。快把腰门关了,我不想让阳春面和芋芳头他们看到我待你这么好。”

毛头有点吃惊,他实在想不起来,我曾经有过待他好的时候。他的眼睛里一半是狐疑,一半是期待。

我说:“把脚抬起来。”毛头顺从地把脚搁在水斗的沿上。他的这只袜子脚背一大块是花的,不难猜出是从他姐姐的旧衣服上剪下来的,袜帮上补的是旧棉毛衫的袖管,你已经无法想象出这袜子的本来面目。我十分羡慕。他的袜子补丁重重叠叠,相当于三双袜子,穿在脚上肯定很暖和,不像腓纶袜,看中不用,穿在脚上冷冰冰的。我表面上还是装出一副很不屑的样子,骄傲地把脚搁在他旁边。我的裤腿本来已经短了,我又有意往上撩了一截,让他看得清楚些。果然,毛头看到这只闪着蓝色光泽的腓纶袜,羡慕得不得了,忍不住想摸一摸。我赶紧放下腿。

同和里

王承志

